

sina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天涯文学
ebook.tianya.cn

盛大文学
Cloudary

「长篇盗墓小说」

盗墓迷踪

府衙内的地下密室里，包含着设局者怎样波谲云诡的阴

又南派三叔与天下霸唱最新盗墓力作，

登场



YZL10890117380

一一 /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「长篇盗墓小说」

盗墓迷踪



YZLI0890117380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迷踪/一一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
2011. 11

ISBN 978-7-5113-1866-4

I. ①盗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6766 号

●**盗墓迷踪**

著 者/一 一

策 划/刘凤珍

责任编辑/宋 玉

责任校对/志 刚

装帧设计/周吾设计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7 字数 220 千字

印 刷/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866-4

定 价/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序

南阳府衙表面依然透着平静，但在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却像蝴蝶效应一样地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无限扩大。

政权与野心，阴谋与爱情，权势与卑微，英雄与懦夫，美人与骷髅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轮番上演着一幕幕人世间的爱恨情仇。

庙宇的幻象，地下的宝藏，杀戮的背后，迷案的洞察，侠义的诠释，英雄的悲欢，友情的重量，武学的真谛，情爱的挣扎，权力的顶峰……一切最终都化作过眼云烟，在风中飞扬的泥沙与尘土里，去追溯和涤淘乱世中最接近本真的那一副也许狰狞的面孔。

隋。

隋炀帝杨广在宇文文化及的告密之下杀了在京城의伍建章。

伍建章仆人伍保带着一件神秘的织锦逃脱之后，前往南阳给伍建章的儿子伍云召报信。

伍保在离南阳城不远的白河风云渡口的玄妙观，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幻象。迷雾重重，杀机无限，玄妙观中的道士们对这种幻象守口如瓶，讳忌莫深。

伍云召在南阳城中公审珍珠案。

由珍珠案引出青楼女子仙药姑娘的离奇死亡案。

两案交织，没有一点头绪，伍云召只好派得力手下焦方暗地排查。

焦方巧遇高丽商人朴仁礼，朴仁礼向他抱怨家中闹鬼。

南阳城西北的杀人场地望乡台处，住着一群乞丐。头目刘排军与福祥酒馆女老板芙蓉是一对情人。貌美如花的芙蓉却有着一一个相貌畸形的

母亲，一个叫黑狐狸的女子任劳任怨地服侍着她。焦方为了案子来到这里打探消息，在路上却遇上神秘人的刺杀。

望乡台的封土，也叫千人冢，传说它的下边埋着无数具尸体。一天黑夜，有人对它进行了挖掘。这让一直认为此处是自己地盘的刘排军勃然大怒，一定要查到挖墓的人是谁。通过自己的手下，他锁定了城外的盗墓贼李三。

焦方通过丐帮头目刘排军，刚查出案情的一点眉目，知情人却在一座破庙被杀。

伍云召听到父亲被杀，和手下一起反叛。由于人手单薄，他让焦方暂时放下手中的案子，去寻找做山寨王的叔伯哥哥伍天锡来助阵。

前去联系援军的焦方没有走出多远，中剧毒之后无意间掉进一处汉代大将军的墓中。在那里无意间遇到一个绝顶的盗墓女高手。她因为中奸计重残一直生活在地下。而她的身上，却隐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。

焦方重回南阳城，物是人非。发现南阳城内的府衙内宅竟然藏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。

宇文成都、李密、朱灿还有其他人马都齐聚南阳城，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黄金兵器。

在这些宝藏的背后，还藏着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。

谜底一个一个地揭开。最终，所有人发现，原来自己早就落入了前人布置好的圈套。



主要人物表

焦 方：伍云召部将。因故失去一只手之后，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功夫高手。

伍云召：南阳侯。密室中最关键的人物，但不是最主要的角色。

宇文成都：隋名将。

宇文化及：隋大臣。

伍 保：伍云召仆人。

刘排军：行武出身，南阳丐帮头目。

朱 灿：朱家庄庄主，后称南阳王。

张得禄：朱家庄乡绅，朱灿最得力的助手。

李 密：瓦岗寨头目。

秦 琼：瓦岗寨将领，李密部下。

王伯当：瓦岗寨将领，李密部下。

空空：珍珠劫案涉案人之一。后成为岫渊的弟子。

精 精：珍珠劫案涉案人之一。后成为岫渊的弟子。

岫 渊：和尚。褚遂良、空空、精精、李元霸的老师。

李 宽：前南阳刺史，宝藏与兵器的知情人之一。

伍建章：隋大臣，宝藏与兵器的知情人之一。

李 三：盗墓贼。

紫 嫣：伍云召夫人侍女。

紫 烟：伍云召夫人侍女。

芙 蓉：刘排军的情人。

芙蓉娘：芙蓉的母亲。

黑狐狸：芙蓉娘的侍女。

李建成：隋将。足智多谋。

李元霸：隋将。力大无穷，有间歇性精神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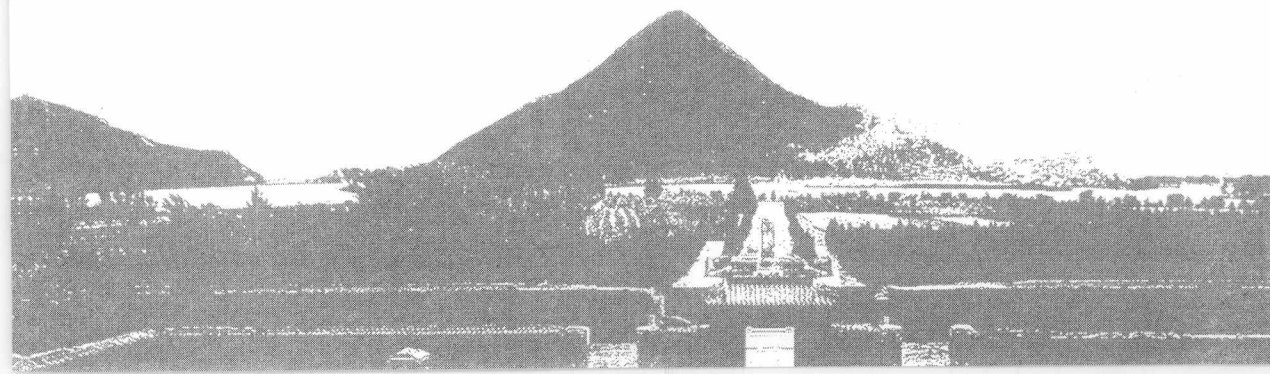
褚遂良：少年读书人。机智过人。

朴仁礼：高丽皮草商人。

杨 广：隋朝皇帝。

目录 盗墓迷踪

- 第一章 玄妙观 / 001
- 第二章 珍珠劫案 / 013
- 第三章 河畔女尸 / 032
- 第四章 谋反 / 052
- 第五章 长安客 / 077
- 第六章 黑狐狸 / 096
- 第七章 沦陷 / 108
- 第八章 墓下之鬼 / 129
- 第九章 回城 / 156
- 第十章 诱奸案 / 168
- 第十一章 兵器 / 185
- 第十二章 雁门关外 / 203
- 第十三章 又见密室 / 214
- 第十四章 哑巴 / 228
- 第十五章 幻 / 245





第一章 玄妙观

没有一丝风，整个尘世板结了一样，像一块透明而又光怪陆离的冰。越来越近，沉闷而压抑的雷声，撕金裂银般地敲击着地面，想寻觅一丝罅隙，让这令人窒息的凝聚的现世，支离破碎土崩瓦解。

终于，风起了。它呼啸着从空中一掠而过，带来雨的回声。乌黑浓重的云层里，闪电划出耀目的光柱，让凝固的天与地，瞬间分崩离析。

雨无声无息地落下来，舒缓而幽雅。一记夯实的雷声之后，突然倾盆而下，白花花的天地一色，犹如陆地上的海洋。

伍保悲苦地行走在泥泞的官道上，密集的雨点打得他抬不起头。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四周的青山、绿树、略显贫瘠的农田，全都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雨水中。

水的世界里，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艰难地跋涉。

该死的天气。伍保愤怒地挥着强健的胳膊，拍击着雨水，让它们兴趣地躲开似的。突然脚下一滑，他整个人失去控制，跌倒在黄汤泥水中，差点让溅起的雨水呛着。身上背着的镔铁大锤，变成了千斤坠，固执而沉重。

伍保舍不得丢弃它。乱世中，拥有一件顺手的利器，才能有一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。一路上，风餐露宿的他每每握着这柄铁锤，心里那股干天豪气才会蒸腾不止生久不息。

他不敢闭上眼，一闭上眼就看见伍建章王爷那张殷殷期待的脸。

王爷急促地推着他，要他一定把这块织锦送到南阳关，亲手交给伍云召。

剧烈撞门的声音打断王爷的殷殷叮嘱。伍保机警地潜入暗道，在黑

暗中奔跑。风。耳边只有风的声音。

伍保清楚，没有人能阻挡住神勇英武的宇文将军，王爷和家丁们的誓死抵抗，最终也只是为他赢得更多逃跑的时间。要不了多久，精明过人的宇文成都肯定会发现他的踪迹。

一路上伍保不敢停歇，眼见离南阳关越来越近，心里才稍微有一些宽慰。自己的性命卑贱，死不足惜，如果不能把王爷的临终托付捎到的话，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也无颜相见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王爷。

伍保从泥浆里坐起来，摸摸腰间藏匿的那块褐色的织锦，它好好地紧贴着自己的肚皮，湿了水，如女人的皮肤一样的光润。此刻，他不可抑制地想起紫烟。自从侯爷伍云召镇守南阳关，紫烟服侍伍夫人去了之后，只是在前年小公子过周岁生日时见过她一面，转眼已经快两年。

那天分别，紫烟偷偷拉着伍保的手，眼泪像这会儿下着的雨。爱哭的紫烟。

“保哥，他们再欺负我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

伍保怜爱地看着她。紫烟像个孩子，不懂事的小孩子，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有种疼爱与保护的冲动。

“不用怕，有焦方哥哥呢。”伍保小心翼翼地安慰她。

“他才不会帮我呢，他怕紫嫣姐姐，他们全怕紫嫣姐姐，我去和夫人说说，我不随她去了，留在京城伺候太夫人吧。”

紫烟梨花带泪，伍保心里泛起离别的惆怅。“别这样，夫人喜欢你陪着她的，过一段时间，我央求王爷也去南阳好了。”

“真的？保哥，你不能失约，”紫烟破涕为笑，少女的脸，像七月盛夏的天，她伸出纤细手指来，“拉勾，不许反悔。”

伍保为这个时候想起紫烟羞愧不止，老爷有重托在身，自己却坐在烂泥塘里儿女情长。他站起来，把泥水里的铁锤重新挂在腰间。迎着无穷无尽的雨水，行走在这废弃的绵延不绝的泥水官道上。

天已经渐渐黑下来，雨却有愈下愈烈之势。正当伍保找不到避雨栖身之地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前面隐隐现出一处大宅院来。伍保疾步过去，



一座虽小却也宝相庄严的道观立在跟前。

玄妙观。

古旧的暗红色的隶书大字。

伍保急步拾阶而上，在观前灰砖地面上跺了跺灌满泥浆的鞋子，看上去干净了一些。又拢拢早已湿透的衣服，叩响朱漆大门。

嘭，嘭，嘭嘭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门终于“吱呀”一声，打开一条细缝。一个年轻的小道士露出半张询问的脸。

“请问真人，在下伍保，长安人氏，天色已晚，想在贵观借宿一晚，可以吗？”

小道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看他甚是狼狈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打开大门，让他进来。小道士引着他沿左侧的回廊穿过前殿、大殿，走进后殿内。

后殿里已经亮起烛火，伍保看见三尊神像高高端坐，灵幢幡盖，神龛前供桌上烛台法器，规矩整齐，一样也不少，只是看上去有些陈旧，很有历史感罢了。

一位面目清矍的老者安静地坐在长长的供桌旁边，就着昏黄如豆的灯光在读一本残破的古书。伍保恭敬地行一礼，老者抬头，眼里透着精湛的光。

“贫道八难，哦，施主的衣服全湿透了，青木带施主先去换件衣服。”他缓缓地说。

“不了，真人，我只是在这里躲躲雨，不敢枉添劳烦。”伍保谦卑地谢绝他的好意。

老者半眯着眼，说：“那好吧，青木，带施主去灶房吃点斋饭，顺便烘烤一下衣服，这么大的风雨，自然是天留客，吃完斋饭，青木，你给施主安排住处。”

伍保刚想谢过，殿门外却有一个急促的声音响起来：“怎么可以呢，师兄，风雨之夜，我们从来不留宿外人……”

一个身材高大魁伟的道人大步跨进殿内，迅捷的身体带动的风，吹得烛光摇曳不定。高大威严的神像身上光影流动，好像突然活了似的。

那道人见伍保站在殿内，虽收了口，却怀有敌意地盯着伍保。

老者轻轻地放下书，温和地制止了他进一步的挑衅，歉意地对伍保说：“师弟九真，行事有些鲁莽，得罪了。”然后挥挥手，让小道士青木带伍保去灶房。

伍保躬身施礼，慢慢退到殿门口。九真威武的身体晃动一下，转过身对着伍保，刚要张口说话，八难抬手很果断地制止。

八难淡定地对伍保道：“施主，有句话在这里不妨先明说，如果晚上听到什么动静或者看到什么东西，希望不要太介意，也不用害怕，那一切只不过都是幻象罢了。”

伍保迷惑地点点头，退出后殿。殿门啪地一声合上，伍保隐约听到里面九真和尚激动的争辩声。哗哗的雨声冲淡他的声音，听起来若有若无，梦一样的不真实了。

雨还在下，只是小一些。夜色中，伍保隐约看见大殿的后面是一堵巨大的照壁，照壁的前面好像有一个宝塔模样的大香炉。

伍保跟着青木的引领，顺着走廊向右走，绕过后殿，再走过一个不大的厅院，就是灶房和一排供香客临时休息用的房间。

灶房里伍保始终不肯脱下湿衣服。青木也不勉强，只是奇怪地多瞅他几眼，心里暗自揣测伍保身上一定藏了不少的银两，怕人发现，所以不愿脱下衣服。

虽然观内香火不旺，已经寥落多年，但人情世故青木还是懂得不少。那些长途贩运的商人，莫不是乔装打扮得如同难民，以此躲过强盗与山贼的劫掠。伍保的装束却也稍微有些不同，背上的那柄大锤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行走江湖的武林豪客。

生逢乱世，手里拿着兵器，东游西逛的人越来越多。谁瞧着谁都不顺眼，半个眼神不对，就开打，拳头成了说理的最好方式。青木想到这儿，对伍保的扮相见怪不怪。安排了饭菜，青木静立一旁耐心等着伍保



吃完饭，好带他去房间休息。

吃饭期间，伍保抽空问明这里离南阳城也只有一天路程。他不由一阵喜悦，如果不是这该死的大雨，他真想晚上也赶路，快点见到侯爷。

一路上的疲乏在吃饱饭后，悄无声息地遍袭伍保全身。青木提着灯笼带他去房间，那是观里最后面的一排房子。房间里弥漫着许久没有人住的霉变气味，另外还夹杂着生石灰的青冷气息。墙壁上斑驳陆离，墙灰成块成块地脱落到地面上，在墙角默默地化为齑粉。

青木找寻一圈，也没有找到烛台，只好把灯笼挂到床头，然后，告辞退出。临到门口，他又回头心事重重地嘱咐：“伍施主，如果真听到动静，千万不要出来，只当什么也没有听见。”

伍保点点头，道：“一切悉听小师父的安排，要不，你把灯笼拿去，天黑，好照个亮。”

青木摆摆手，退着出了房间，小心关了门。这个时候，蓦然一道蛇一样的闪电，撕裂低矮的云层，瞬间照亮整个天地。

伍保看见青木脸色惨白，一刹间手哆嗦了一下，显得猝不及防。跟着，一记几乎就在头顶的沉闷的炸雷响起，拖着长长的余音，地面也像被击中似的，微微发抖。

青木颤声嘟囔：“他们来了，今晚，他们肯定又要来，记住，伍施主，您要待在房间里，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。”

青木慌慌张张地关紧房门，步态踉跄地隐设在长长的走廊另一边。

伍保呆立在屋里面，一时不太明白青木话里的意思。

伍保躺在潮湿的席子上辗转反侧，困倦不已，一时却难以入眠。他逃出长安时，殿前将军宇文成都似乎并没有用心追赶，城门口的官兵盘查也不十分积极，使他能轻松出城。这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

在路上，伍保已经隐约听到有人在传，新皇帝继位，伍王爷一家两百多口，全被杀了，无人幸免。伍保忍着撕心裂肺的伤痛，快马加鞭往南阳关赶。没有几天，马累死了。举眼远望，哀鸿遍野，路有死骨，萧

索的乡村竟找不到殷实的人家，上哪儿去买马匹呢？

伍保一时又不敢进沿途的城镇，怕有人缉拿。凡去南阳的关隘，皇帝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设卡。在下诏书让伍云召进京之前，严防有消息走漏到南阳侯的地盘之内。

其实伍保完全是多虑，新帝杨广的圣旨，一出京城就好像不太好使唤。没有几个刺史、总兵把它当回事。这些聪明的地方官员，都明哲保身地坐壁观望，心怀鬼胎地做着各自精明的打算。

一个惊人的信息疯狂地传播着，老皇帝是让新皇帝害死的，新皇帝还睡了他的母后。谣言并不可怕，但所有人把它当真，那就可怕了。不管是真是假，京城局势一时还不太明朗，新帝位置在没有坐稳之前，各个地方主事，保持着骑墙的中立观望态度是种必然。如果谁一不小心，站错了队，毫无疑问，定会招来可怕的杀头之祸。

伍保不清楚这些，他东躲西藏地往南阳赶路，没了马只好徒步日夜兼程。

他胡思乱想着，突然窗外一瀑银光射进来，房间里立即镀了一层白色的柔光。伍保抬头往外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。月亮粘贴在后殿屋脊之上的天空中，透着阴森惨淡的亮光。

屋外悄无声息的空旷院落，有种虚敞寂寥阴风逼人的感觉。浓浓的睡意这时候终于罩在伍保的头上，慢慢浸润到身体里面。他躺在那儿，半合上双眼。

恍惚间，隐隐有人在急促地喊叫，时远时近，飘忽不定。而后，传来金戈刀剑之声，叮叮当当，不绝于耳。中间掺杂着鼎沸的人声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

伍保蓦然睁开眼，机警地坐起来，下意识地摸摸腰里缠着的织锦。还好，它在。伍保提着大铁锤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走到门口，侧耳倾听门外的声响。

喊杀声好像就在院里。透过窗户，伍保往外望去，白花花的如水月光，照出一个陈旧的院落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

真是奇怪。伍保不禁纳闷，难道是自己的幻觉？他耳畔分明溢满厮杀叫喊，而且越来越惨烈，怎么院落里没有一个人影？事情显得十分蹊跷，不会是长安来的追兵吧，伍保想到这里，心里一振，抡起镔铁大锤，吱呀一声冲开屋门。

雨停乍晴，月光下，院里水汽蒸腾，伍保如同走进一个粘稠的液体凡尘世界。站在门口，他手持铁锤护在胸前。院内依然空荡荡地洒满月光，没有一个人的影子。喊杀声刺破粘稠的夜色，震荡着他的耳膜。

一缕劲风从天而降，似乎有把刀向他砍过来。伍保举锤迎过头顶，铁锤并没有击中任何东西，虚无地在空中摆了个来回。一时他用力过大，几乎收不住，身体被铁锤带着晃动几下，才稳了下来。

刹那间，伍保又觉得一杆长枪夹着风声直奔面门，他下意识地又抡起锤砸过去。夜空里铁锤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在透明的夜色中激荡着粘稠的液体落到地面上，嘭地一声，砸碎几块青灰色的地砖。

没有刀没有枪，只有它们刺破夜空的声响。什么人也看不见，只能听到人的叫喊和利器撕破夜空的声音。伍保后背上突然出满冷汗，一个不祥的预感闪现，莫非见鬼了？抑或自己在梦中？

跨步冲进院落的朦胧夜色里，人的呐喊和争斗之声在耳边呼啸而过。伍保奔进漆黑的后殿，借着月色绕过高大的神像。月光透过窗棂射进后殿之内，伍保分明看见几个道士一动不动像木桩一样地钉在那儿，默无声息地望着敞开的大门之外。

门外院落里，竟然挤满道士和黑衣蒙面人。他们都在捉对厮杀，不时有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。殿内观望的道人们却中魔似的做冷眼旁观者，没有一个义愤填膺地冲出去做个力所能及的帮手。

伍保冲动地举起铁锤，殿内的八难缓缓地抬手，阻止了他。

一旁的九真扭头怒气冲冲地盯着伍保，压低着声音呵斥：“青木，你做的好事。”青木在一旁低着头，不敢应腔。

“九真，不要这样，施主既然来了，自然是机缘。”八难轻声说着，伸手握紧伍保的手腕。伍保觉得一股绵软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力牵引着他，

他不由前行两步，和八难并肩站到一起。八难用和蔼的目光示意他不要做声，只管观看。

伍保万万没有想到貌不惊人的老道士居然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他一时猜不透八难是敌是友。手腕被人家扣在手里，不能有半点反抗，伍保只好老老实实一声不响地坐壁观看。

整个道观都是连天的厮杀之声，大殿与后殿之间的院落里，不停有人流着血惨叫着倒下去，眼见一直落在下风的道人越来越少。蒙面的夜行客越战越勇，他们围攻的重点是一位年长的道士。那道士剑术颇高，连连刺伤了几个进攻的黑衣人。怎奈蒙面黑衣人众多，还是冲不出去，被围得水泄不通。

黑衣人仅仅是小心地围着他，似乎并没有急于进攻，取他性命的意思。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：活捉。道士又迅捷地攻了几招，黑衣人都有了防备，只是躲闪或者挡开他的长剑，始终把他困在中央。

又僵持了一会儿，四周渐渐安静下来，其他道士皆被杀掉，只剩他一个人。道士看看实无突围的希望，连向外刺出几剑，突然收势，举剑抹向自己的脖子。黑衣人莫名惊诧，他们没有想到此人如此倔强，誓不投降。有人倏地夺过他的长剑，但为时已晚。道士脖子上伤口的血，如水柱般喷出。眼看即使是扁鹊华佗再世，也回天乏术。

一片寂静。似乎能听到月光穿过水汽的沙沙声。

院落的地面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道长长的暗影。有人诧异地抬头望去，道观东墙之上肃然立着一位光头和尚。他衣襟飘飘，宛若神人。黑衣人还没有来得及问话，那和尚纵身一跃，如一只大鸟直扑下来。

带头的黑衣人挺身挥刀指向和尚，和尚在空中并不躲闪，胳膊一伸，右手精准地捏着了黑衣人的刀背，稍用力一拉，黑衣人竟被刀带着腾空而起。和尚左脚一抬，把他踢到空中。和尚自己借势稳住身形，燕子一样平稳落到自刎的道士身边。

他的动作连贯利索，在一瞬间完成。黑衣人被抛上空中时，才说出了个谁字，身体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，径直落了下来。在空中还



未及调整姿态，已被和尚牢牢托在手中。

和尚手臂一抖，黑衣人毫发无损地落到地面上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和尚大袖一挥，忽地一股强力如铁板似的击在黑衣人身上，黑衣人恍若轻飘的纸人，再次飞出去，高高地越过众人，“砰”地一声撞在大殿后面的照壁之上。

黑衣人画符一样贴在照壁之上，稍停片刻，沉闷地哼了一声，从上面重重地跌落下来，趴在地上痛苦地抽搐两下，气息奄奄。

和尚挥手之间轻描淡写地灭了一位高手，剩下的黑衣人面面相觑，噤若寒蝉。虽退后了几步，一时仗着人多，还是牢牢包围着和尚和那奄奄一息的道人。

和尚旁若无人地扶起道人，点了几个止血的穴道，却已经不管用。他不禁有些凄然的神色，哽咽着，说不出话。道士惨然望他一眼，示意和尚伏下来。道士跟他耳语几句，和尚点头不止。

一众黑衣人似乎并不死心，重新慢慢围近，想听明白道士说些什么。

道士身体痛苦地猛抽搐几下，显得并不甘心，想强撑着把话说完，头却突然一垂，断了气息。

和尚抱着他良久不语，黑衣人一时不敢轻易上前。光头和尚武功深不可测，没有一个黑衣人敢贸然进攻，只能团团把他围定，暂时相持。

良久，和尚终于放下道士的尸首，霍然站起来，把围在身体四周的黑衣人全看一遍，昂然道：“抵命吧。”

话刚落音，却引出一串傲慢的笑声。

和尚身影一晃，所有人眼前一花，笑声戛然而止。再看时，和尚依然立在原地，手里抓着一个黑衣人，高高托在头顶。速度之快匪夷所思，没有人看清他是怎么出手，擒住了嘲笑他的黑衣人。

后殿里面一直静观其变的伍保也看得目瞪口呆。

“今晚，老衲大开杀戒，提早超度你们这些恶人，也不失为一桩美事。”和尚说完把手中的黑衣人掷向他的伙伴，同时，身子一转，双掌发力，轰地击向身后，顺势收回，又左右击出，一招之内已经逼退四周所